



无名的同志

克諾列著 金 怡等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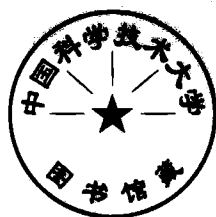
新文艺出版社



无名的同志

〔苏〕克诺列著

金 怡等译



新文艺出版社

• 1958 •

Кнорре
РАССКАЗЫ
根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3 年和 1955 年版本譯出

无 名 的 同 志

〔苏〕克 諾 列 著
金 怡 等 譯

*

新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 011 号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

書 号 1698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张 7 1/4 插页 1 字数 156,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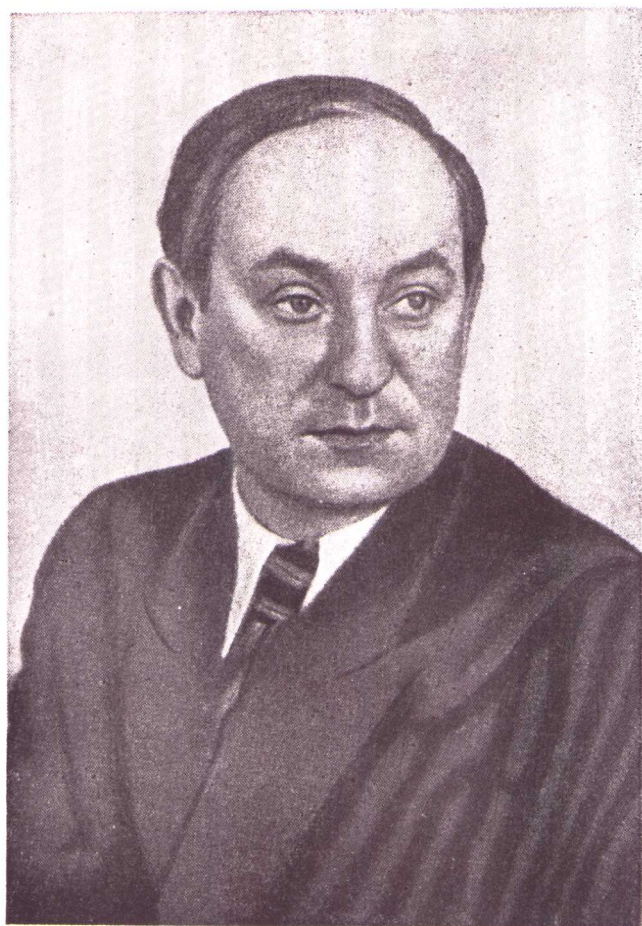
1958 年 6 月第 1 版

195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500 定价 (6) 0.75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蘇聯作家克諾列的短篇小說八篇。其中無名的同志，描寫蘇聯內戰時期，日本軍隊從蘇聯本土海參崴附近的一個村子撤退時，逮捕了所有該村的居民，企圖集體屠殺。這一消息僥倖地由當地火車站的一個報務員發出電報通知了當地游擊隊，但他自己不久也被逮捕了。日本兵對他進行誘騙和拷打，並用盡各種卑鄙的手段，向他探詢有關電報的消息。他雖然已被打得奄奄一息，並被老鄉們懷疑為叛徒，但始終守口如瓶，不吐一字。後來游擊隊得到他的電報趕到了，他們打退了日本兵，救出了所有的被捕者。報務員在昏迷中聽到這個消息，便含笑死去。當初大家以為他是一個叛徒，誰也不了解他，事後也不知道這個忠心耿耿、堅貞不屈的愛國主義者的名字。其他如黑暗中的會見、低聲歌唱的人、綠色的邊疆、海軍陸戰隊等各篇也都從各個角度，描寫了蘇軍戰士在衛國戰爭時期保衛祖國、反抗德國法西斯的英勇事跡，反映了蘇聯公民光輝的精神面貌和優秀崇高的品質。你的偉大的命運、女友、楚尼卡等各篇也均富有教育意義，值得一讀。



J. Knoppers

AC119/17

关 于 作 者

菲陀尔·菲陀尔洛維奇·克諾列是一个机械工程师的儿子，一九〇三年生于列宁格勒，并在那里長大，讀完了中学五年級。

內战期間，他十五岁时，志愿参加了紅軍。

复員以后，他在列宁格勒群众喜剧院和莫斯科劳动青年剧院从事戏剧工作。一九二五年起，他开始向各种青年刊物投稿，写剧本，并把剧本給莫斯科中央劳动青年剧院演出。

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出版的旗杂志上发表了克諾列的处女作短篇小说无名的同志。一九三八年，莫斯科出版了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你的偉大的命运，一九五三年又出版了他的另一部短篇小说集。

除短篇小说以外，克諾列还写过二十个左右描写各方面苏維埃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其中著名的有儿子們、瑪丽德·梅尼卡德等。

目 次

无名的同志·····	金 怡譯(1)
你的偉大的命运·····	崔松齡譯(40)
女友·····	李邦媛譯(71)
黑暗中的会見·····	蔣夏林譯(84)
低声歌唱的人·····	陈秉忠譯(100)
綠色的边疆·····	莫 野譯(113)
海軍陆战队·····	裴 培譯(134)
楚尼卡·····	金 怡譯(174)
冷面人·····	沙 沅譯(189)

无名的同志

鉄門微微的开着。門内一片漆黑。人們痛苦地皺着眉头，
雲着眼睛，勉勉强强的跨进了門檻。

他們很吃力地走了几步，就挤在一堆，在空蕩蕩的鉄路倉庫
的中央站住了。一个日本卫兵从門框后面探出头来，拉長声音
尖叫着什么，弄得别的卫兵都笑了起来，接着发出一陣拉鉄門的
磷磷声，門便砰的一声关上了。

声音掠过寒冷而空曠的荒野，傳到那片复盖着雪的叢林里，
就慢慢的平息下来。

他們傾听着，站了一会儿。

黑暗的四周，充滿着一片勉强忍住的呼吸声，和隱隱約約的
耳語。

教員巴赫馬諾夫伸手在面前摸了摸，却什么也沒有碰着，便
小心翼翼地低声問道：

“这边是誰，朋友？”

黑暗里，有人喘着气，夾杂着沙沙的干草声。不知是誰沮喪
地叹了一口气。巴赫馬諾夫双肩顫栗了一下，同时覺得自己的
拳头因緊張而握得緊緊的了。

“喂，回答呀，鬼东西！我們正听着你呢！”說着，他試探着
向前跨了一步。

他身旁的黑暗里，傳來一个陌生的声音，严肃地說：

“小心点，这里躺着許多受伤的人。”

“我們中間也有受伤的人呀，”剛才进去的人回答道，可是他們不再探問什么，因为躺在黑暗里的那些人，跟自己一样，是被捕、被毆打、被刺刀赶到这仓库里来的。

“同志們，把受伤的人放到这角落里来吧。我們这里有个医生……不过黑得什么也看不見，也沒有半点东西可以包扎包扎。”

“等一下，”忽然有个新的声音插嘴說，这是一个老头子的帶点抱怨的口气。“你会把这里所有的人都踩倒的，我来擦一根火柴吧。”

于是黑暗中发出一陣摸火柴的悉悉索索的声音。老头子的声音埋怨地說：

“只剩下九根火柴了。現在我擦的是第十根……呀！”接着就听見小心地擦着火柴的声音，忽然藍色的火光一閃，火柴噼啦一声燃着了。那搖曳不定的火光，照亮了冰冷冰冷的牆壁，照亮了那些在地板上躺着的或坐着的人們。

“到这边来，”老头子說，用火柴在空中指了指。火柴头四周暗淡的光圈抖动了一下，就熄灭了。

当伤员們被人放在地板上的时候，他們咬紧牙齿，恐怖地叹息起来。

巴赫馬諾夫小心翼翼地却盲目地挤着，向那个擦火柴的老头子走去。

“他們沒有伤害您吧？”

“啊，老天，孩子，你也在这里嗎？”老巴赫馬諾夫露出一副故作惊慌的样子答道，虽然他早已听出了自己儿子的声音。“什么伤害？他們打了我两三次耳光……現在我的耳朵有点听不清

了——这是事实。他們把我赶到这里来的时候，用枪柄推我。这也是事实……但他們伤害倒并没有伤害我，我不能訴苦。苏林給日本兵打了好几下，他現在躺在这个角落里，快要死了……我們有着象你这样强大的保护者和別的同时奋不顧身的……綿羊，誰还敢来伤害我們的兄弟和老年人呢！”

“不要說了，”儿子疲乏地說。

“綿羊，”老头子惡狠狠地发泄道，“綿羊！自己讓人家赶到畜欄里去——这就是綿羊。”

“好，就算是綿羊吧，也……不要再說这件事了。”

“可是我感到很难过。”

“难过的，又不只你一个人。”

“不，我觉得很难过，因为我的儿子就是一只綿羊，而我过去对他很信任。”

老头子不安地动彈着，坐到地板上去。可以听見他正在狠狠的把短皮襖下襠塞到屁股下面去。

“教員，”他喃喃地說，“老是教导別人，而自己却没有学会什么东西。竟被人家捉住了。”

“你要你儿子怎么样呀？”坐在旁边的炮兵懶洋洋地插嘴說。“我既非教員，也不是文書，我是一个在前綫耽过三年的炮兵下士，而現在也給他們捉住了……如果要想捉你的話，那是很容易的。”

“炮兵下士！”老头子帶着一种痛苦的优越感，用鼻音說。“在黑暗中，你可以这么說。但你在亮处看一看这个教員，你就会知道，你們两人之中到底誰更象炮兵下士。你以为，当教員的人都是那么文質彬彬的嗎：戴着眼鏡，纖維般的头发……如果他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去責备他……”

“那他是什么样子呢？”

“可是我怎样向你描繪呢？噢……一点也不象教員。鬚曲的头发！……高大魁偉的个子。我自己也很惊奇，他簡直象个潜水員。”

“他很健壯嗎？”炮兵发生了兴趣。

“健壯得簡直可怕！”

“那他会受不了的。”

“为什么我会受不了呢？”年青的巴赫馬諾夫詫异地問道。

“日本人大概要在这里餓死我們。至于枪斃，我倒不相信。因为我們又沒有和他們打过仗……而挨餓呢，对象你那么健壯的人來說，却是最不堪忍受的。”

巴赫馬諾夫不作声了。

“你是怎么被他們抓住的呢？”一个新的声音在黑暗中問道。

“睡夢中……在夜里。”

“睡夢中嗎？”老头子突然高兴起来。“在睡夢中，那是連大象都可以用繩子縛住的……你說——你当时真的在睡夢中嗎？”

“当然罗，”巴赫馬諾夫很快地接下去說，“那时是半夜三更……我正睡着……”

“可是你不該睡着哪！”老头子忽然大叫起来。他又气得激动了。“你还說……‘在睡夢中’！”

他繼續嘟嘟囔囔了一会，但声音越来越低。他开始不耐烦地动彈了几下，狠狠的把自己的短皮襖塞到身子底下去。

瞬息的活跃，很快的就沉寂下来。在黑暗中，大家都冻得蜷縮着身子，誰也不愿意动彈或談話。那些受伤的人躺在黑暗里，眼睛睜得老大，微微地叹息着，有时喘一回气，倾听着勉强可以听見的断断续續地从屋檐上掉下来的水滴声。雪在开始融化了。

头一天晚上，村庄上还籠罩着一片宁静。

松树埋沒在深深的雪地里，树梢輕輕搖摆着，颯颯作响。

这片茂密的原始森林，只为車站上的房屋讓开了一小块空地，又向鐵路路基的一边伸展过去。

在路基的另一边，复盖着松軟的白雪的山崗，一直伸展到地平綫上。罗日杰司文斯基村隱沒在山崗中間，烟囱里冒着黑烟，象在发求救信号。

这个村子里駐扎着一队日本兵。据隊長戶加島少校再三再四声明說，这队日本兵是“暂时而且友好地”来“保护”这座村庄的，以防一些不良分子前来侵犯。

不錯，这里所有的山崗、森林、湖泊，和周圍好几千俄里的土地，根本不是日本的山崗、森林和土地。而且，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們所懂的日語，也并不比住在本島上的居民所懂的俄語来得多。可是，在这时候，来爭辯这么一个棘手的問題，是不合时宜的。現在是一九二二年。

必須等待和忍受。

从西方，傳来了片言只語的关于正在欧俄平原上进行激烈的内战的消息。

海參崴港口的日本艦队，噴出不祥的黑色的烟霧，遮蔽了东边的地平綫。

这个村子里的居民們，从来沒有反对过当时居住在日本本土的日本人，而現在，他們对戶加島少校的队伍这种老是拖延着日子的所謂“綏靖”活动，开始流露出一种焦急不安的明显的迹象。

有一天，事情終於真相大白。

那天清早，商人日哈列夫，少校所駐扎的那家房東主人，走遍整個村子。他輕輕地叩着每一家人家的門，當人家給他開門的時候，他就把頭上那頂笨重的帽子微微抬了一抬，直着頸子莊重地向人鞠着躬，轉達了少校的邀請。

少校召集“各界人士”到自己的住所里去……喝茶！這件事，弄得居民們都莫名其妙。可是，拒絕是會引起危險的，所以那天晚上，“各界人士”心里都充滿着模糊的恐怖，坐在日哈列夫的飯廳里，有的憂郁地端詳着牆上的圖片，有的凝視着油漆過的地板。

少校微笑着進來了，身邊跟隨着一個日本翻譯，不知什麼緣故，這個翻譯用的姓却是叶費莫夫。女主人拿來了茶炊。

少校仍然微笑着，跟翻譯說了些什麼。翻譯一開頭，就說明少校的名字譯成俄文叫謝苗·謝苗內奇，並說少校請諸位都叫他這個名字。

“各界人士”不聽這一番話，也已經被一個焦慮而費解的問題：“這一切到底是什麼把戲呢？”弄得有些忧心忡忡，現在他們更加發愁了，小心拘謹地呷着茶，眼睛凝視着桌布。

日哈列夫的長統皮靴發出格支格支的聲音，他走到桌子跟前，悄悄地把手盤餡餅放在謝苗·謝苗內奇的面前。

每一次，當少校被人叫着父名的時候，他總是微笑着向四面望望，鼓起腮幫，和顏悅色地頻頻點頭。

他竭力模仿俄國人那樣，呷着倒到碟子裡的茶，嘴巴笨拙地嚥着，老是微笑着。

商人家里那個有彎形藍喇叭筒的舊留聲機，不停地放在臚濱火山上和胆大的商人。少校一邊豪邁地踏着拍子，一邊微笑着。

后来，他揮了揮手，叫人停放音乐，接着站起身来，抖掉了軍服上的白菜渣，就开始說話了。他說他很尊敬和热爱俄罗斯人，又說，如果他从沒有做过日本人的快乐，那么現在他希望一定要有做俄罗斯人的幸福……

翻譯就开始翻譯。少校等待着，他一边微笑，一边頻頻点头証实。

“各界人士”垂头丧气地叹息着，互相使着眼色。

“……他感到十分惋惜和难过，他已經收到了一个立即撤回祖国的命令，因为日本軍隊要放弃远东地区了。”

所有的目光象被什么东西一推，突然都离开桌布，盯住了少校那張鎮靜地微笑着的臉孔。

教員巴赫馬諾夫全然忘記了一切，向桌子上弯过身去，倒翻了一只空茶碗，問：

“难道真的嗎？……什么时候撤退？”

少校很有興趣地轉向了翻譯。翻譯譯完巴赫馬諾夫的話，少校的笑臉鼓得更紧了：

“日內开始撤退，就在最近的几天內。”

这就是为什么召集他們来的原因！人們在椅子上伸直了腰。有的人抬起了头，东張張，西望望，似乎他們現在才第一次看到这个房間似的。

教員从桌子后面走出来，凝神地皺着眉头，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少校站在他的眼前微笑。他站住脚，自己也突然微微笑了笑。

日哈列夫站着，面色蒼白，那只发抖的手支在一块吃剩的漲鼓鼓的餡餅上。

少校親切地行了个禮，就退出去了。

“鐵路工人”的代表、腼腆的機械師蘇林，仿佛含了滿口的水，整個晚上都一聲不響，現在，他充滿了內心的喜悅，突然搓了搓手，輕輕地抓住留聲機的把手，放出了胆大的商人。

接着，大家馬上在屋子裡忙亂起來，揀着亂丟在門堂裡躺箱上的大衣和皮襖。每個人都想快点把這個好消息傳播出去。

就在這一天夜里四點鐘的時候，戶加島少校的士兵們，借口“消除”村民中所有成年男子的“危害性”，就開始了“行動”。村民們在家裡、在睡夢裡、在院子裡、在草棚裡、在門廊上給人抓走了，這件事情發生得那麼出人意外，做得幾乎沒有引起村里一點聲息。

火車站四周，槍聲繼續了半個鐘頭之久。三個路警射手和站長一同回擊着。站長用自己的“斯米脫—維松”式手槍打了好幾槍，最後他被日本兵用闊刺刀刺死在電報室門邊的靠近售票處的走廊上。

那臉色發白的報務員，挺直身子坐在已停止工作的電報機跟前的凳子上。日本兵用刺刀推了他几下，但按照少校下的特令，他們把報務員活捉了。日本兵“占領”了車站以後不久，村里被捕的男人就被趕到這個貨物倉庫裡來了……

半夜裡，倉庫的門又微微的打開了，進來了幾個日本兵，他們手里高高地擎着煤油燈，一面提心吊膽地左右顧盼着。他們身後，還有兩個日本兵，架着一個帽子遮着臉的人。那人悶聲不響，眼睛凝神地望着地下，疲乏而又沉重地移動着兩只老不聽從地向下曲的腿。

日本兵把他放在地板上，他本來想坐下來，可是卻側身倒

了下去。大家心里都明白过来：这个人不是受了伤，就一定是挨了毒打啦。

“你們把这些人怎么办呢？”年青的巴赫馬諾夫突然咬牙切齿的說，一边站直了身子。

日本兵馬上把刺刀轉向巴赫馬諾夫，恐吓地尖声叫喊起来。鉄門又嘎支响了一下，进来了一些日本兵。巴赫馬諾夫使劲掩上短皮襖，轉过身去，在牆脚根自己的位子上坐下。

戶加島少校和翻譯叶費莫夫最后进来。少校的臉上沒有微笑。他拉起了草綠色大衣的皮領，不时的举起一只戴着暖和的毛絨手套的手，捫住嘴巴，暖暖自己的嘴唇。

翻譯向少校低声問着什么，接着俯身朝那个被日本兵架进来的人問道：

“你就是报务員嗎？值班的？”

那个人現在被好几盞煤油灯照着，他避开灯光，轉过臉去，含糊不清地喃喃回答着什么。

少校焦急地跟翻譯使着眼色。

“你声音說得响一点……要响一点。讓少校先生和这里所有逮捕来的先生都能听得見。噢！……”

搖曳不定的煤油灯光，明亮地照着那个帽子滑在一边的躺在地板上的人。他的面前，站着一排日本兵，他們的姿态都很疲乏。俘虜們从远远的屋角里伸長頸子，撑着胳膊肘从地板上爬起来，他們一面激动得喘着气，一面傾听着这边的談話声。

“是——是，我就是报——报务——务員……”那个躺在地上的人結結巴巴的說，但非常清晰地承認着。

“你是在你的电报机跟前被捕的，对嗎？”

“嗯，是的，”报务員用一种毫无生气的声音表示同意說。

“你当时和鄰近的車站通过电报嗎？通过嗎？”

报务員一听到這個問題，就突然变得十分不安起来。

“这一切，他們都已——已經問——問——問过我，已經問——問过了。”

翻譯不耐煩地一揮手，繼續清楚地大声說道：

“要是你說的是实話，那么，少校先生要你在这些先生面前再重說一遍。好吧！……这样看来，你可能把我們站上发生的射击和別的什么风波都打电报告訴了別人。少校先生問你的正是这一点，而頂主要的——是你告訴了哪些地方？告訴了什么人？……好吧！”

那些被捕來的人們屏住呼吸，騷動了一陣，又平靜下來。他們留神諦听着报務員的回答，因為他的回答決定着一種比他們的命運還要重大的事情。

报務員忧郁地向四周望望，仿佛他希望能从一个地方得到幫助似的。可是大家老是沉默着，只等待他說些什么。

他說：

“我什——什么也沒有告——告訴別人。”

屋角里，有个受伤的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报務員就立刻朝那方向掉过头去。

叶費莫夫得意揚揚的向那些擠在昏暗中的被捕者瞥了一眼。

“也許，当时电报机已經坏了？……”

“什么？”报務員突然吃了一惊，好象恢复了知觉。

翻譯又重說了一遍。

“电报机是好好的……”报務員突然性急地开始說道，說得也不怎么結結巴巴了：“可是，別的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已經全部